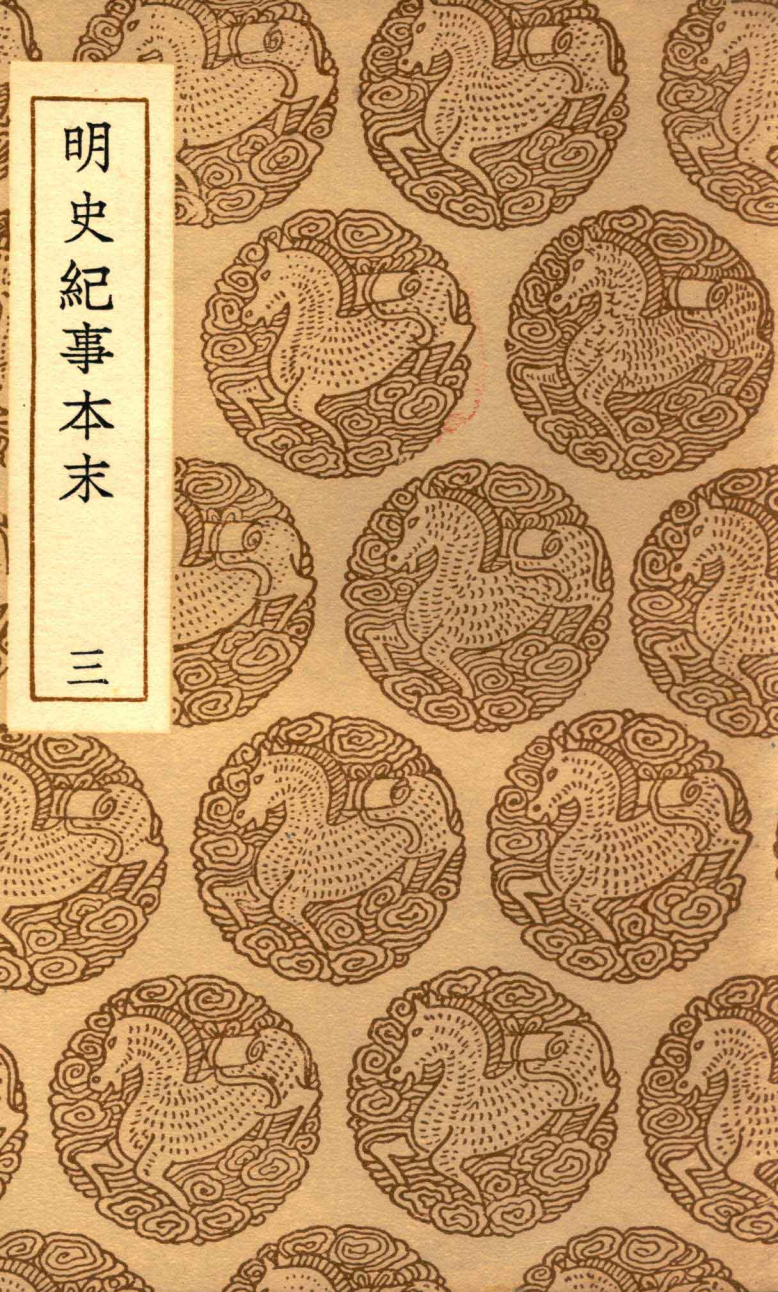


明史紀事本末

三



明史紀事本末

(三)

谷應泰編

明史紀事本末

卷十五

削奪諸藩

太祖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建文帝卽位。詔改明年爲建武元年。帝太祖之孫。懿文太子之子也。生十年而懿文卒。高祖年六十有五矣。御東角門對羣臣泣。翰林學士劉三吾進曰。皇孫世適。富於春秋。正位儲極。四海繫心。皇上無過憂。高皇曰。善。九月庚寅立爲皇太孫。時諸王以叔父之尊多不遜。一日太孫坐東角門召侍讀太常卿黃子澄告之曰。諸叔各擁重兵。何以制之。子澄以漢平七國事爲對。太孫喜曰。吾獲是謀。無慮矣。初太祖建都金陵。去邊塞六七千里。元裔時出沒塞下。捕殺吏卒。以故命竝邊諸王得專制國中。擁三護衛重兵。遣將徵諸路兵。必關白親王乃發。洪武九年五星紊度。日月相刑。訓導葉居升應詔陳言。極論分封太侈。略曰。日者君之象也。月者臣之象也。五星者卿士庶人之象也。臣愚不知星術。姑以所聞於經傳并撫前世已行之得失者論之。詩曰。彼月而食。則維其常。今日刑於月。猶之可也。而日月相刑。則月敢抗於日者。臣敢抗於君矣。傳曰。都城過百雉。國之害也。國家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。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。都城宮室之制廣狹大小亞於天子之都。賜之以甲兵衛士之盛。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。然後削之地而奪之權。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。晉之諸王。否則恃險爭衡。否則擁衆入朝。甚則緣閒而起。防之無及也。今議者曰。諸王皆天子親子也。皆皇太子親弟也。何不撫漢晉之

事以觀之乎。孝景皇帝漢高帝之孫也。七國之王皆景帝之同宗父兄弟子孫也。當時一削其地。則搆兵西向。晉之諸王皆武帝之親子孫也。易世之後。迭相擁兵。以危皇室。遂成五胡雲擾之患。由此言之。分封踰制。禍患立生。援古證今。昭昭然矣。昔賈誼勸漢文帝早分諸國之地。空之以待諸王子孫。謂力少則易使以義。國小則無邪心。願及諸王未國之先。節其都邑之制。減其衛兵。限其疆里。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。此制一定。然後諸王有聖賢之德行者。入爲輔相。其餘世爲藩輔。可以與國同休。世世無窮矣。太祖怒。繫死獄中。後無敢言者。至是太祖崩。遺詔曰。朕受皇天之命。膺大任於世。三十有一年。憂危積心。日勤不怠。專志有益於民。柰何起自寒微。無古人之博智。好善惡惡。不及多矣。今年七十有一。筋力衰微。朝夕危懼。慮恐不終。今得萬物自然之理。其奚哀念之有。皇太孫允炆。仁明孝友。天下歸心。宜登大位。中外文武臣僚同心輔佑。以福吾民。葬祭之儀。一如漢文帝。勿異。布告天下。使知朕意。孝陵山俱因其故。勿改。諸王臨國中。無得至京。王國所在。文武吏士聽朝廷節制。惟護衛官軍聽王。諸不在令中者。推此令從事。辛卯。皇太孫卽皇帝位。葬孝陵。援遺詔止諸王會葬。詔下。諸王不悅。謂此齊尙書疏閒也。六月。戶部侍郎卓敬密奏裁抑宗藩。疏入不報。於是燕周齊湘代岷諸王頗相煽動。有流言聞於朝。帝患之。謀諸齊泰。泰與黃子澄首建削奪議。乃以事屬泰子澄。一日罷朝。召子澄曰。先生憶昔東角門之言乎。對曰。不敢忘。子澄退。與齊泰謀之。泰曰。燕握重兵。且素有大志。當先削之。子澄曰。不然。燕預備久。卒難圖。宜先取周。剪燕手足。卽燕可圖矣。乃命曹國公李景隆調兵猝至河南。圍之。執周王及其世子妃嬪送京師。削爵爲庶人。遷之雲南。冬十一月。代王居藩。有貪虐狀。方孝孺請以德化道之。帝遣之入蜀。使與蜀王居。時蜀王素以賢

聞故也。十二月，前軍都督府斷事高巍上書論時政曰：我高皇帝上法三代之公，下洗嬴秦之陋，封建諸王，凡以護中國，屏四裔，爲聖子神孫計至遠也。夫何地大兵強，易以生亂？今諸藩驕逸，違制不削，則廢法削之，則傷恩。賈誼曰：欲天下之治安，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。臣愚謂今宜師其意，勿施晁錯削奪之策。效主父偃推恩之令，西北諸王子弟分封於東南，東南諸王子弟分封於西北，小其地，大其城，以分其力。如此，則藩王之權不削自弱矣。臣又願陛下益隆親親之禮，歲時伏臘，使問不絕，賢如河閒、東平者，下詔褒賞，不法如淮南、濟北者，始犯則容，再犯則赦，三犯而不改，則告廟削地而廢處之。甯有不服順者哉？上嘉之，然不能用。

建文元年春二月，令親王不得節制文武吏士，更定官制。夏四月，人告岷王榘不法事，削其護衛，誅其導惡指揮宗麟，廢爲庶人。又以湘王柏僞造鈔及擅殺人，降敕切責，仍遣使以兵迫執之。湘王曰：吾聞前代大臣下吏多自引決，身高皇帝子，南面爲王，豈能辱僕隸手求生活乎？遂闔宮自焚死。又以人告齊王榑陰事，詔至京，廢爲庶人，拘繫之。幽代王桂於大同，廢爲庶人，未幾靖難兵起。

谷應泰曰：聞之周南始化，二公分陝，及其東遷，晉鄭焉依，以故衆建諸侯，分王子弟，屏藩天室，拱衛京師，勢綦重也。高皇帝大寶既定，翦桐論封，燕王居北平，代王居代郡，甯王居大甯，碁布星羅，屹然重鎮，揣其深謀，不特維城之磐石，抑亦北門之鎖鑰耳。惟是并州警備，多蓄重兵，馬邑防秋，得專節制，鄭京城實危。莊公晉曲沃實弑孝侯，大都耦國禍之本也。又況秦晉四府，湘岷六藩，莫不帝制自爲，偃蹇坐大，藉神明之胄，挾肺腑之尊，楊水以粼粼而興，周道以親親而弱，變所從來，非無故矣。況乎沖齡御極，主少國疑，強

宗亂家視同報獻。斯時賈生抱哭。卽召吳楚之兵。主父設謀。便啓晉陽之甲。將使三家盡分公室。餘地悉入廩延。正所謂養虎貽患。蓄癰必潰者也。故論者以建文之失在於削諸藩。而予則以諸藩者削亦反。不削亦反。論者又以建文之失在於削強藩。而予則以不削強藩者。燕王最強。最先反。甯王次強。必次反。毋怪齊泰。黃子澄輩拊膺厝火。握手閣門。次第芟除。計安宗社。然而忠則竭矣。算亦稍絀焉。考其時。周王岷王都被掩捕。齊藩代藩並皆幽廢。甯邸護衛見削。湘王闔宮自焚。數月之內。大獄屢興。案驗未明。葛藟不芟。必有託蒼天以報仇。生皇家而勿願者。況又中涓入燕。逮繫官屬。幾於十王並戮。七國行誅。釁起兵端。非無口實矣。以予論之。方太祖小祥之時。正諸藩遣子之日。宜於大內置百孫院。因而留之。仍擇名臣傳之禮義。四小侯就學於漢。卽長安君入質於秦也。而又分命洪武舊勳。以撫綏爲名。開闢通州。分屯河濟。倣亞夫之堅壁。立辛毘於軍門。仍賜溫綸。躬行德化。梁王罪狀咸悉燒除。吳王不臣。錫之几杖。則天潢諸嗣逆節雖萌。反形猶戢。而稍俟諸子弟年各冠婚。卽以尺一之詔分裂其地。國小則永無邪心。內割則未遑外事。天下亂絲可徐理而解也。獨奈何葉居升之奏。被譴於高皇。而方孝孺之謀。不行於嗣主。比齊黃輩分道徵兵。直出無策。而石頭被詔。激變蘇峻。江陵蒙討。逼反桓元。謀之不臧。誰執其咎哉。逮至燕兵南下。建業合圍。而谷穗獻門。安楹首附。周齊列藩。以次復爵。同惡相保。理固然也。獨是蜀王之賢。無與與廢之謀。超然評論之外。雖河閒之書。集博士而畢讀。東平之樹。望咸陽而俱靡。何以加焉。

燕王起兵

太祖洪武三年夏四月。詔封皇子棣爲燕王。太祖第四子也。

十一年冬十二月。定諸王宮城制式。太祖曰。除燕王宮殿仍元舊。諸王府營造。不得引以爲式。

二十三年春二月。命潁國公傅友德爲將軍。聽燕王節制。征沙漠。初。燕王旣之國。太祖欲諸王知軍旅。乃敕秦王。晉王。燕王。督諸將分道北征。已而秦王。晉王師久不出。燕王率友德等北出。至迤都山。擒其將乃兒不花還。

二十五年夏四月丙子。皇太子薨。皇太孫生而額顙稍偏。性聰穎。善讀書。然仁柔少斷。太祖每令賦詩。多不喜。一日。令之屬對。大不稱旨。復以命燕王。語乃佳。太祖常有意易儲。劉三吾曰。若然。置秦。晉二王何地。太祖乃止。

二十八年。初。諸王封國時。太祖多擇名僧爲傅。僧道衍知燕王當嗣大位。自言曰。大王使臣得侍。奉一白帽與大王戴。蓋白冠王其文皇也。燕王遂乞道衍得之。道衍至燕邸。薦鄆人袁珙相術。燕王使召之。至。令使者與飲於酒肆。王服衛士服。偕衛士九人入肆沽。珙趨拜燕王前曰。殿下何自輕如此。燕王陽不省曰。吾輩皆護衛校士也。珙不對。乃召入詳叩之。珙稽首曰。殿下異日太平天子也。燕王恐人疑。乃佯以罪遣之行。至通州。旣登舟。密召入邸。

三十一年閏五月。太祖崩。建文皇帝即位。遣詔止諸王入臨會葬。燕王入。將至淮安。齊泰言於帝。令人賈敕使還國。燕王不悅。秋七月。帝命李景隆訊周王。櫬逮至京。廢爲庶人。燕王見周王被執。且齊泰。黃子

澄用事。遂簡壯士爲護衛。以勾逃軍爲名。異人術士多就之。冬十月。熒惑守心。四川岳池教諭程濟通術數。上書言北方兵起。期在明年。朝議以濟妄言。召入將殺之。濟曰。陛下幸囚臣。至期無兵。殺臣未晚也。乃囚濟於獄。十一月。燕齊有告變者。帝問黃子澄曰。孰當先。子澄曰。燕王久稱病。日事練兵。且多眞異人術士左右。此其機事已露。不可不急圖之。復召齊泰問曰。今欲圖燕。燕王素善用兵。北卒又勁。柰何。泰對曰。今北邊有寇警。以防邊爲名。遣將戍開平。悉調燕藩護衛兵出塞。去其羽翼。乃可圖也。從之。乃以工部侍郎張昺爲北平左布政使。以謝貴爲都指揮使。俾察燕王動靜。圖之。魏國公徐輝祖。燕王妃同產兄也。時以燕事密告之。帝大見信用。詔加太子太傅。與李景隆同掌六軍。協謀圖燕。

建文元年春正月。燕王遣長史葛誠入奏事。帝密問燕邸事。誠具以實告。遣誠還燕。使爲內應。至則燕王察其色異。心疑之。二月。燕王入覲。行皇道入。登陛不拜。監察御史曾鳳韶劾燕不敬。帝曰。至親勿問。戶部侍郎卓敬密奏曰。燕王智慮絕人。酷類先帝。夫北平者強幹之地。金元所由興也。宜徙封南昌。以絕禍本。帝覽奏袖之。翼日曰。燕王骨肉至親。何得及此。敬曰。隋文楊廣非父子耶。帝默然良久曰。卿休矣。三月。燕王還國。帝以都督耿璫掌北平都司事。都御史景清署北平布政司參議。皆使覘燕邸事。尋皆召還。又遣官爲採訪使。分巡天下。都御史暴昭採訪北平。具以燕邸事密聞於朝。請爲之備。北平按察司僉事湯宗上變告按察使陳瑛。受燕金。有異謀。逮瑛。安置廣西。遂敕都督宋忠率兵三萬及燕府護衛精銳俱選隸忠麾下。屯開平。名備邊。仍命都督耿璫練兵於山海關。徐凱練兵於臨清。密敕張昺。謝貴嚴爲之備。又召燕番騎指揮關童等入京師。燕王歸國。卽託疾。久之。遂稱篤。夏四月。太祖小祥。燕王遣世子

及其弟高煦、高燧入臨。或曰：不宜偕往。王曰：「令朝廷勿疑也。」及至京，齊泰請并留之。黃子澄曰：「不可。疑而備之，殆也不若遣還。」世子兄弟皆魏國公徐輝祖孫。輝祖察高煦有異志，密奏曰：「三甥中獨高煦勇悍無賴，非但不忠，且叛父。他日必爲大患。」帝以問輝祖弟增壽及駙馬王甯，皆庇之。乃悉遣歸國。高煦陰入輝祖廕，取其馬以行。輝祖使人追之不及。初，世子入京，燕王大憂悔，暨歸喜曰：「吾父子復得相聚。」天贊我也。已而燕兵起，高煦戮力爲多。帝曰：「吾悔不用輝祖之言。」六月，燕山護衛百戶倪諒上變，告燕官校於諒。周鐸等陰事逮繫至京，皆僂之。有詔責燕王，王乃佯狂稱疾，走呼市中，尊酒食，語多安亂。或臥土壤，彌日不甦。張曷謝貴入問疾。王盛夏圍爐搖顫曰：「寒甚。」宮中亦杖而行。朝廷稍信之。長史葛誠密告曷，曷曰：「燕王本無恙，公等勿懈。」會燕王使其護衛百戶鄧庸詣闕奏事，齊泰請執訊之。具言王將舉兵狀，齊泰卽發符遣使往逮燕府官屬。密令謝貴、張曷圖燕，使約長史葛誠指揮盧振爲內應。以北平都指揮張信爲燕王舊所信任，密敕之使執燕王。信受命憂甚，不敢言。母疑問之，信以告。母驚曰：「不可。」吾故聞燕王當有天下，王者不死，非汝所能擒也。信益憂未決，亡何敕使趣之。信艱然曰：「何太甚也。」乃往燕邸請見，不得入。乘婦人車徑至門求見，乃召入，拜於牀下。燕王佯爲風疾不能言。信曰：「殿下無爾也。」有事當以告臣。燕王曰：「疾非妄也。」信曰：「殿下不以情語臣，上擒王矣。」當就執，如有意勿諱。臣燕王見其誠，下拜曰：「生我一家者子也。」乃召僧道衍至謀事。適暴風雨，簷瓦墮，燕王心惡之。色不懌，道衍以爲祥。王謾罵和尚，妄烏得祥。道衍曰：「殿下不聞乎？飛龍在天，從以風雨瓦墜，天易黃屋耳。」王喜。有布政司吏柰亨按察司吏李友直密以疏草示燕王。因畱匿邸中。燕王出其疏草示護衛指揮張玉、朱能等曰：「此何爲者？」遂令玉等帥壯士八百人

入衛。貴等以在城七衛并屯田軍士圍王城。又以木柵斷端禮等門。未幾。削爵及逮官屬詔至。秋七月。謝貴、張昺督諸衛士皆甲圍府第。索所逮諸官屬。飛矢入府內。燕王與張玉、朱能等謀曰：「彼軍士滿城市。吾兵甚寡。奈何？」朱能曰：「先擒殺謝貴、張昺。餘無能爲也。」燕王曰：「是當計取之。」今奸臣遣使來逮官屬。依所坐名收之。卽令來使召昺、貴付所逮者。貴、昺必來。來則擒之一壯士力耳。壬申。王稱疾愈。御東殿。官僚入賀。燕王先伏壯士左右及端禮門內。遣人召貴、昺。不來。復遣官屬內官以所就逮名往。乃至。衛士甚衆。及門。門者呵止之。貴、昺入。燕王曳杖坐。賜宴行酒。出瓜數器。曰：「適有進新瓜者。與卿等嘗之。」燕王自進片瓜。忽怒且冒曰：「今編戶齊民兄弟宗族尙相恤。身爲天子親屬。旦夕莫必其命。縣官待我如此。天下何事不可爲乎？」擲瓜於地。護衛軍皆怒。前擒貴、昺。猝盧振、葛誠等下殿。王投杖起曰：「我何病。迫於若奸臣耳。」遂曳貴、昺等皆斬之。貴、昺諸從人在外者尙未知。見貴、昺移時不出。各稍稍散去。圍王城將士聞貴、昺已被執。亦潰散。北平都指揮彭二聞變。急跨馬大呼市中。集兵千餘人。欲入端禮門。燕王遣健卒龐來興、丁勝格殺二兵。亦散。燕王乃命張玉等率兵乘夜出攻奪九門。黎明已克其八。唯西直門未下。王命指揮唐雲單騎往輸守者曰：「汝毋自苦。今朝廷已聽王自制一方矣。汝等亟下。後者誅。」衆聞言皆散。乃下令安集軍民。三日。城中大定。都指揮使余瑱旣與謝貴合謀不遂。乃走守居庸關。馬宣巷戰不勝。東走薊州。宋忠自開平率兵三萬至居庸關。不敢進。退保懷來。癸酉。燕王誓師以誅齊泰、黃子澄爲名。去建文年號。仍稱洪武三十二年。署官屬以張玉、朱能、丘福爲都指揮僉事。擢李友直爲布政司參議。拜卒金忠爲燕紀善。金忠浙江鄞縣人。精於卜。燕師將起。召忠卜之。以大吉告。遂署爲紀善。命侍帷幄。用其謀策。時布政司參議郭

資按察司副使墨麟都指揮同知李濬陳恭等皆降。下令諭將士曰：予太祖高皇帝之子，今爲奸臣謀害。祖訓云：朝無正臣，內有奸逆，必舉兵誅討，以清君側之惡。用率爾將士誅之，罪人旣得，法周公以輔成王。爾等其體予心。乃上書曰：皇考太祖高皇帝艱難百戰，定天下，成王業，傳之萬世，封建諸子，鞏固宗社，爲磐石計。姦臣齊泰、黃子澄，包藏禍心，櫛櫛柏桂，梗五弟不數年間，竝見削奪。柏尤可憫，闔室自焚。聖仁在上，胡甯忍此？蓋非陛下之心，實姦臣所爲也。心尙未足，又以加臣。臣守藩於燕，二十餘年，寅畏小心，奉法循分，誠以君臣大分骨肉至親，恆思加慎，爲諸王先。而姦臣跋扈，加禍無辜，執臣奏事人，箠楚刺殺，備極苦毒。迫言臣謀不軌，遂分宋忠、謝貴、張曷等於北平城內外，甲馬馳突於街衢，鉦鼓喧闐於遠邇，圍守臣府已而護衛人執曷，始知姦臣欺詐之謀。竊念臣於孝康皇帝同父母兄弟也，今事陛下如事天也，譬伐大樹，先剪附枝，親藩旣滅，朝廷孤立，姦臣得志，社稷危矣。臣伏覩祖訓有云：朝無正臣，內有姦惡，則親王訓兵待命。天子密詔諸王，統領鎮兵討平之。臣謹俯伏俟命。書奏，詔削燕王屬籍。甲戌，燕王以郭資守北平，出師次通州，指揮房勝以城降。張玉曰：不先定薊州，將爲後患。時都督指揮馬宣嚴兵守薊州，燕王命玉帥兵往攻。玉使人諭之，不下。環城攻之，宣率衆出戰，敗，被執，罵不絕口，遂死之。指揮毛遂以薊州降。玉撫定薊州，乘夜趨遵化，戒將士止殺曰：行師以得人心爲本。因簡勇士以夜四鼓登城，開門而入。城中始覺，遵化衛指揮蔣玉、密雲衛指揮鄭亨皆以城降。甲申，燕兵攻懷來，時余瑱守居庸，簡練關卒得數千人，將進攻北平。燕王曰：居庸險隘，北平之咽喉，我得此，可無北顧憂。瑱若據此，是拊我背也。宜急取之。緩則增兵繕守，後難圖矣。令指揮徐安、鍾祥等擊瑱，瑱且守且戰，援兵不至，乃棄關走懷來。依宋忠、燕王曰：

宋忠握兵懷來。必爭居庸。宜乘其未至擊之。諸將皆曰。彼衆我寡。難以爭鋒。擊之未便。宜固守以待其至。王曰。當以智勝。難以力取。彼衆新集。其心不一。宋忠輕躁寡謀。狠愎自用。乘其未定擊之。必破矣。遂帥馬步精銳八千。捲甲倍道而進。王據鞍指揮。有喜色。先是宋忠給將士云。爾等家在北平城中。皆爲燕兵所殺。屍積道路。欲以激怒將士。燕王令其家人張樹旗幟爲先鋒。衆遙識旗幟。呼其父兄子弟相問勞。無恙。輒喜。謂宋都督欺我。倒戈走。宋忠帥餘衆倉皇列陣。未成。王麾師渡河。鼓噪而前。都指揮孫泰先登。頗有斬獲。燕王擇善射者射泰。中之。流血被甲。慷慨裹血而戰。奮呼陷陣死。忠軍大敗。奔入城。燕兵乘之而入。忠匿於廁。搜獲之。并執余瑱。皆不屈死。都指揮彭聚亦力戰死。當時諸將校爲燕師所俘者百餘人。皆不肯降。發憤死。燕兵旣克懷來。山後諸州皆不守。而開平。龍門。上谷。雲中。守將往往降附矣。丙戌。永平指揮陳旭。趙彝。郭亮。以城降。旭等遂從燕將徐忠分兵克灤河。庚寅。大甯都指揮卜萬與其部將陳亨。劉貞引兵號十萬出松亭關。駐沙河。進攻遵化。燕王聞之。援遵化。萬等退保松亭關。萬有智勇。陳亨陰欲輸款於燕。畏萬不敢發。燕王貽萬書。盛稱萬而詆亨。緘識之。召所獲大甯卒。解縛賞勞。俾歸密與萬。故使同獲卒見之。尋遣與俱。至則同歸卒發其事。陳亨。劉貞搜得與萬書。遂縛萬下獄。聞於朝。籍其家。時帝方銳意文治。日與方孝孺等討論周官法度。以北兵爲不足憂。黃子澄謂北兵素強。不早禦之。恐河北遂失。乃以長興侯耿炳文。佩大將軍印。駙馬都尉李堅爲左副將軍。都督甯忠爲右副將軍。帥師北伐。子澄又請命安陸侯吳傑。江陰侯吳高。都督都指揮盛庸。潘忠。楊松。顧成。徐凱。李文。陳暉。平安等帥師竝進。擢程濟爲翰林編修。充軍師。護諸將北行。吳傑等各帥偏師步騎號百萬。數道竝進。期直搗北平。檄山東。河南。山西。

三省合給軍餉。帝誠諸將士曰：昔蕭繹舉兵入京，而令其下曰：一門之內自極兵威，不祥之極。今爾將士與燕王對壘，務體此意，毋使朕有殺叔父名。八月己酉，耿炳文等率兵三十萬至真定。徐凱率兵十萬駐河間。潘忠駐莫州。楊松帥先鋒九千人據雄縣。約忠爲應。張玉往覘炳文營，還報燕王曰：炳文軍無紀律，其上有敗氣，無能爲。潘忠、楊松扼吾南路，宜先擒之。燕王悅，躬擐甲胄，帥師至涿州。壬子，屯於婁桑。令軍士秣馬蓐食。晡時，渡白溝河。謂諸將曰：今夕中秋，彼不備，飲酒爲樂，此可破也。夜半至雄縣，緣城而上。松與麾下九千人皆戰死，獲馬八千餘匹。燕王度潘忠在鄭州，未知城破，必引衆來援。諭諸將曰：吾必生擒潘忠。諸將未喻。遂命譚淵領兵千餘渡月樣橋，伏水中。領軍士數人伏路側。望忠等接戰，卽舉礮。旣而忠等果至。王進兵逆擊之。路傍礮舉，水中伏兵起，據橋。忠戰敗趨橋，不得。燕兵腹背夾擊，遂生擒忠。餘衆多溺死。燕王問諸將帥所嚮，衆未有定。玉曰：當徑趨真定。彼衆新集，我軍乘勝，可一鼓破之。燕王曰：善。卽趨真定。耿炳文部將張保來降，保言炳文兵三十萬，先至者十三萬，分營滹沱河南北。燕王厚撫保，遣歸。詐言保兵敗被執，幸守者困得脫，竊馬歸。又令言雄鄭敗狀。燕兵旦夕且至。諸將請曰：今由閒道不令彼知，蓋掩其不備。奈何遣保告之爲備？王曰：不然。始不知彼虛實，故欲掩襲之。今知其半營河南北，則當令知我至。其南岸之衆必移於北，并力拒戰。一舉可盡殲之。兼使知雄縣鄭州之敗，以奪其氣。兵法所謂先聲後實也。若徑薄城下北岸，雖勝南岸之衆，乘我戰疲，鼓行渡河，是我以勞師當彼逸力也。壬戌，燕王率三騎先至真定東門，突入其運糧車中，擒二人，訊狀。南岸營果北移，率輕騎數十繞出城西南，破其二營。炳文出城迎戰。張玉、譚淵、馬雲、朱能等率衆奮擊。燕王以奇兵出其背，循城夾擊，橫貫南陣。炳文大敗奔。

還。朱能與敢死士三十餘騎追奔至溇沱河東。炳文衆尙數萬。復列陣向能。能奮勇大呼。衝入文炳陣。陣衆披靡。自相蹂躪。死者無算。棄甲降者三千餘人。騎士薛祿引槊中李堅墜馬。獲之。甯忠顧成及都指揮劉燧皆被執。燕王謂堅至親。送北平。道卒。謂成先朝舊人。解其繫。與語曰。皇考之靈以汝授我。因語以故。言已泣下。成亦泣。遂遣人護送北平。令輔世子居守。炳文奔入真定。軍爭門。門塞不得入。相蹈藉死者甚衆。炳文入闔門固守。吳傑帥師來援。兵潰遁還。燕兵攻城三日。不能下。燕王還北平。以擒李堅功授薛祿指揮。帝聞怒曰。老將也。而摧鋒奈何。子澄曰。勝敗常事。毋足慮。聚天下之兵得五十萬。四面攻北平。衆寡不敵。必成擒矣。曰孰堪將者。子澄曰。李景隆可比。用景隆。今破矣。遂遣景隆代炳文。臨行。賜景隆通天犀帶。親餞之江潯。復賜斧鉞。俾專征伐。不用命者僇之。召耿炳文回。九月朔。監察御史康郁上言。臣聞人主親其親。然後不獨親其親。今諸王親則太祖之遺體也。貴則孝康之手足也。尊則陛下之叔父也。乃殘酷豎儒持一己之偏見。廢天下之大公。方周王不軌。進言則曰六國反叛。漢帝削地。執法則曰三叔流言。周公是征。遂使周王父子流離播遷。周王既竄。湘王自焚。代王被廢。而齊臣又告王反矣。爲計者必曰。兵不舉則禍必加。是則朝廷激變之也。及燕之舉兵。迄今兩月。前後調兵者不下五十餘萬。而乃一夫無獲。謂之國有謀臣可乎。陛下不察。臣愚以爲不待十年。必有噬臍之悔矣。伏願興滅繼絕。釋齊王之囚。封湘王之墓。還周王於京師。迎楚蜀爲周公。俾其各命世子。持書勸燕以罷干戈。以敦親戚。天下不勝幸甚。疏上。帝不能用。鎮守遼東江陰侯吳高與耿璈。楊文帥師圍永平。李景隆乘傳至德州。收集耿炳文敗亡將卒。并調各路軍馬五十萬進營於河閒。燕王聞之。呼景隆小字曰李九江。膏梁豎子耳。寡謀而驕色。

厲爾餒。未常習兵。見陣輒予以五十萬衆。是自坑之也。復聞景隆軍中事。燕王笑曰。兵法有五敗。景隆皆蹈之。爲將政令不修。上下異心。一也。北平早寒。南卒裘葛不足。披冒霜雪。又士無贏糧。馬無宿藁。二也。不量險易。深入趨利。三也。貪而不治。智信不足。氣盈而愎。仁勇俱無。威令不行。三軍易撓。四也。部曲喧譁。金鼓無節。好諛喜佞。專任小人。五也。九江五敗悉備。保無能爲。然吾在此。彼不敢至。今往援永平。彼知我出。必來攻城。回師擊之。堅城在前。大軍在後。必成擒矣。諸將曰。北平兵少。奈何。王曰。城中之衆。以戰則不足。以守則有餘。兵出在外。奇變隨用。吾出。非專爲永平。直欲誘九江來就擒耳。吳高怯不能戰。聞我來。必走。是我一舉解永平圍。且破九江也。遂行。而誠世子居守曰。景隆來。堅守毋戰也。壬申。燕軍援永平。諸將請守蘆溝橋。王曰。方欲使九江困於堅城之下。奈何拒之。燕師猝至永平。吳高不能軍。退保山海關。燕兵奔之。斬首數千級。燕王曰。高雖怯。行事差密。楊文勇而無謀。去高文不足慮也。乃遣人貽二人書。盛譽高而詆文帝。聞之。削高爵。徙廣西。獨命文守遼東。耿璘數請攻永平。以動北平。不聽。冬十月。燕兵趨大甯。初。太祖諸子。燕王善戰。甯王善謀。洪武閒。燕王受命巡邊。至大甯。與甯王相得甚歡。大甯領朵顏諸衛。多降人。驍勇善戰。燕王旣起兵。謀取之。而朝廷亦疑甯王與燕合。削其三護衛。燕王聞喜曰。此天贊我也。取大甯必矣。乃爲書貽甯王。而陰率師兼程趨之。諸將曰。劉貞守松亭關急。未易破。李景隆兵方盛。不如還師救北平。以爲後圖。燕王曰。今從劉家口徑趨大甯。不數日可達。大甯將士悉聚松亭關。其家屬在城。皆老弱。居守師至。不日可拔。城破之日。撫綏其家。松亭之衆不降且潰矣。北平深溝高壘。縱有百萬之衆。未易以窺。吾正欲其頓兵堅城之下。還兵擊之。如拉朽耳。諸公第從予行。毋憂也。乃自徑道捲旆登山。從後攻。

度關至大甯。克其西門。獲都指揮房寬。殺卜萬於獄。都指揮朱鑑戰死。劉貞、陳亨引軍還援。陳亨竟襲破貞。率其衆降。貞單騎負敕印走遼東。浮海歸京師。大甯既拔。燕王駐師城外。遂單騎入城。會甯王。執手大勸。言北平旦夕且破。非吾弟表奏吾死矣。甯王爲草表謝請赦。居數日。情好甚洽。燕王銳兵出伏城外。諸親密吏士稍稍得入城。遂令陰結三衛渠長及閭左思歸士皆喜。定約。燕王辭去。甯王出餞郊外。伏兵起。執甯王。諸騎士卒一呼皆集。遂擁甯王入關。與俱歸。燕兵既得朶顏諸衛兵益盛。分遣薛祿下富峪。會川寬河諸處。於是甯府妃妾世子皆攜其寶貨隨甯王還北平。李景隆聞燕兵攻大甯。帥師進渡蘆溝橋。喜曰。不守此橋。吾知其無能爲矣。遂薄城下。築壘九門。景隆攻麗正門。幾破。城中婦女竝乘城擲瓦礫。景隆令不嚴。驟退。北平守益堅。景隆遣別將攻通州。又結九營於鄭壩村。親督之以待燕王。號令壘營人各爲戰。非受命不得輕動。遂攻燒順城門。燕府儀賓李讓與燕將梁明等拒守甚力。世子嚴肅部署選勇士。時時夜縋城砍營。南軍擾亂。退營十里。唯都督瞿能奮勇與其二子帥精騎千餘殺入張掖門。銳不可當。後不繼。乃勒兵以待。景隆忌能成功。使人止之。候大軍至。俱進。於是連夜汲水灌城。天寒冰結。明日不得登。燕王至會州。簡閱將士立五軍。命都指揮張玉將中軍。朱能將左軍。李彬將右軍。徐忠將前軍。房寬將後軍。軍各置左右副將。以大甯歸附之衆分隸各軍。十一月庚午。李景隆移營向河西。先鋒都督陳暉渡河而東。燕王率兵至孤山。列陣於北河西。河水難渡。是日雪默禱曰。天若助予。則河冰合。是夜冰果合。遂率師擊敗前哨都督陳暉兵。暉衆跳冰遁。冰乃解。溺死無算。燕王見景隆兵動。以奇兵左右夾擊。遂連破七營。逼景隆營。張玉等列陣而進。至城下。城中亦出兵。內外交攻。景隆不能支。宵遁。翌日九壘猶固守。

北兵次第破其四壘。諸軍始聞景隆走，乃棄兵糧。晨夜南奔。景隆遂還德州。燕諸將頓首賀王神算。王曰：「偶中耳。」諸君所言皆萬全策也。都督火真焚敵輜，以煖燕王鎧者趨焉。楮人呵之。王曰：「止。」是皆壯士。景隆師旣敗，黃子澄等匿不以聞。帝曰：「外間近傳軍不利，果何如？」子澄曰：「聞交戰數勝，但天寒士卒不堪。今暫回德州，待來春更進。」子澄遂遣人密語景隆，隱其敗勿奏。乙亥，燕王上書自理，以誅齊泰。黃子澄傳檄天下。十二月，加李景隆太子太師。景隆之敗，子澄不以聞。且云：「屯德州，合各處軍馬，期以明年春大舉。故有是命，兼賜璽書、金幣、珍醢、貂裘。」燕王諭諸將曰：「李九江集衆德州，將謀來春大舉。我欲誘之，以敵其衆。今帥師征大同，大同告急，景隆勢必來援。南卒脆弱，苦寒之地，疲於奔命，凍餒逃散者必多。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。」諸將曰：「善。」遂帥師出紫荆關，攻廣昌，守將楊宗以城降。罷兵部尚書齊泰、太常寺卿黃子澄，以燕王疏列二人罪也。二人名雖罷退，實籌畫治兵如故。薊州鎮撫曾濬起兵攻北平，不克，死之。河北指揮張倫等率兩衛官軍自拔南歸，曰：「矢死報國。」參贊軍務高巍上書言：「臣願使燕，曉以禍福，遂遣至燕。上書燕王曰：『太祖升遐，皇上嗣位，不意大王與朝廷有隙。』張皇六師，臣以爲動干戈，不若和解。君臣之義，大明骨肉之親，愈厚。故願奉明詔，置死度外。親見大王，昔周公聞流言，卽避位居東。若大王能割首計者，送京師，解去護衛，質所愛子孫，釋骨肉猜忌之疑，塞殘賊離間之口，不與周公比隆哉。慮不及此，遂檄遠邇，大興甲兵，襲疆宇，任事者得藉口以爲殿下假誅。左班文臣實欲效漢吳王，倡七國誅晁錯。大王獲罪先帝矣。今大王據北平，取密雲，下永平，襲雄縣，掩眞定，數月以來，尙不能出區區蕞爾之地，較以天下十五而未有一焉。大王將士殆亦疲矣。大王同心之士大約不過三十萬。大王與天子義則君臣，親